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于公案 第一四四回 田素娘搬家 於大人私訪

且說田氏被禁子催逼，無奈何與丈夫灑淚而別，急忙歸家收拾，就在城中尋妥一間房子住，早晚打聽丈夫的信息，時常還去送飯探望。且說惡賊侯春，自從托里長周賓衙門舒通，將長工郎能治到監中，定了誣告之罪，雖然出了怒氣，到底還不妥當，須得早設計策，或者將他治死，或者邊遠充軍。務使長工離了眼下，也好叫媒人前去提親。田氏沒了丈夫，身子無靠，她不改嫁，何以度日？侯春胡思，又偷空跑到張家莊窺探，打聽幾天，聽見說長工妻子早搬家而去。卻不知住在哪裡。惡賊尋思，愈覺動了惱恨，再破花費幾百兩銀子，定把郎能害死才好，一客不煩二主，進城再托周賓便了。且說賢臣各處私訪，判斷多少無頭公案，清靜直隸各處地方。這日到了沙河縣所管的地方，小楊村智斷水中螃蟹，剪除殺人犯龐惡人，走進縣城，各處閒遊。偶然腹中饑餓，尋了一個飯鋪，買些飯食充饑。會了飯錢出鋪子，暗問門子說：「須尋個乾淨茶社，喝碗清茶再走。」門子回言：「縣衙對過茶館乾淨，茶水甚高。」賢臣說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就前去。」邁步轉彎抹角，不多一時，來到門對過，吃茶觀看：一溜兩間門面，收拾甚是乾淨，弔著茶牌，貼著對聯，是個江南茶社，匾上還有三字白粉牌匾，寫著黑字，乃是「悅來軒」三字，屋內板凳滿坐，桌子擺有十餘張。掌櫃的不住上賬，走堂喝賬奔忙，喝茶各色人物，果品都全。耳內聽得議論紛紛，眾人閒說的盡是撫院私訪行為，皆是忠正之事。旁邊有個人也在那裡吃茶，接話說是：「眾位，方才說起於撫院，何嘗不是位忠正大人，奉旨放了保定府的巡撫，管理直隸通省，何嘗有一日消閒？前者楊村判斷那螃蟹，捉拿惡人老龐，又不知回轉保定府而去，亦不知往哪裡又去查訪？若是還在這裡，前者侯財主家作的事情，只怕久已清結，哪裡還容其胡鬧？」眾人點頭說：「是老侯的造化。」那人復又搖頭說：「眾位，老侯在小楊村算得頭等人家，體面可也不小了，除了於大人之外，別的衙門亦就無治他之人。昨日孫家父子同何家父女，小孫相公被充往湖南軍罪而去，楊新是長解，已經走了好些日子了，老孫爺也死，何大戶也是受老侯的圈套。」眾人說道：「可是因何家的姑娘那宗勾當不是？」那人點頭說：「這時候何姑娘亦在監裡，風聞定成秋後出決，今年已經八月，何家父女未必能以保命，或者逢個恩赦，熬得出才好。」眾人點頭。又說：「眾位可知道麼？縣監裡又監一個長工，姓郎，名字叫作郎能，就是侯家的作活的。」

正說之間，外房進來幾個衙役，也來吃茶，讓坐，都不講這些話了。也是上天有眼，神差鬼使，賢臣就在對面帶一門子裝作雲遊羽士吃茶。眾人焉能知曉？古語云：「隔牆有耳，窗外豈無人？」軀暗說：「本院還在沙河縣，不料惡人出在此處，方才講論，不明內裡，情由知不真切，此人必知其詳，暗跟到一個僻靜地方，細訪便了。」且自吃茶，等候半日，眾人起身出鋪。

那說話之人也走到櫃上會錢。賢臣不肯怠慢，照門子努嘴，起身開發茶錢，跟著那人走出，隨在背後，離了茶鋪，轉彎抹角，來到小巷，那人就往裡走。賢臣說聲「不妥」，想了一個主意，邁步到那人背後，叫聲：「施主，你老好麼？」那人聽見叫他「施主」，回身站定，仔細觀瞧，是一個玄門道士，穿戴乾淨，品貌端方，後面跟著個小道士。暗想說：「從來未有交往道人，如何認得？待我問他一聲。」口尊：「道爺，素日未曾會面，為何以施主見稱？想必前來募化，何不從實說明？」賢臣擺手說：「貧道並不化象，也不化齋飯，因駕走過，見尊容帶著喜色，只怕目下定有機會，不是發財，就有好處，或遇貴人提拔，也未可知？」那人聞聽，「撲哧」一笑說：「道爺，你說我有些不信，身係狼窮秀才，隆飯都沒的吃，哪裡還有財發？三親六故彼此都是難過。就有兩家富足，各顧自己，況且敝族中又無作官之人，誰來提拔？道爺，想必取笑。」賢臣說：「一見尊面便知吉凶，並不奉承。」那人聞聽，就有些活動說：「應在幾時？」賢臣說：「就在目下，若不憑信，尋個僻靜之處，告訴與你這一番的喜氣。」那人聞言，卻有些歡喜：「道爺，你說的如此，我就在這巷內居住，叫作鬆樹衙衙，祖居已經三輩，身列賢門，只因家寒，不能溫習書史，進過兩場，未中，今年三十歲，雙親去世，膝下一兒一女，我夫妻二人共是四口。既然相法高強，請到舍下一敘，還要領教。」賢臣說：「相公，既不棄嫌，就到府上。」邁步走不多遠，來到門前，用手敲戶說：「有客來了，快些開門！」未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